



禪籍詞語研究

——以《祖堂集》爲主要考察對象

Study of Terms in Zen Books:
Taking *Zutang Ji* as the Main Object

詹緒左 著



科學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

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ZHU XIANGMU

后期资助项目

禪籍詞語研究

——以《祖堂集》爲主要考察對象

**Study of Terms in Zen Books:
Taking *Zutang Ji* as the Main Object**

詹緒左 著

科學出版社

北京

內 容 簡 介

《祖堂集》是晚唐五代最重要的口語文獻之一，也是禪宗語錄體的開山之作，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和詞彙史價值。本書是在博士學位論文《〈祖堂集〉詞語研究》的基礎上所作的一項專題性的研究。通過各種比較的方法，尤其是異文比勘，考釋出一大批《祖堂集》與禪籍乃至敦煌文獻中的疑難詞語，清理出數百條未被現今語文辭書和佛教詞典收載的新詞、新義，對一些佛教詞語的溯源與考論以及語形變化的探討也多有新見。同時，本書通過對《祖堂集》與禪籍行業語的個案分析和系統考察，為研究禪宗詞語的研究探索出一條新路。尤其是對行業語的系統考察，以前極少有人問津，本書對行業語的鑒別、理據、俗化等作了探討。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籍詞語研究：以《祖堂集》為主要考察對象/詹緒左著.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03-058881-4

I. ①禪… II. ①詹… III. ①禪宗-史料-中國-南唐 ②《祖堂集》-詞語-研究 IV. ①B946.5 ②H14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214902 號

責任編輯：張 寧 馮曉寅/責任校對：郭瑞芝

責任印製：張欣秀/封面設計：正典設計

科學出版社 出版

北京東黃城根北街 16 號

郵政編碼：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虎彩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學出版社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銷

*

2018 年 10 月第 一 版 開本：720 × 1000 B5

201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張：41 1/2

字數：800 000

定價：198.00 元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我社負責調換）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序

五代南唐泉州招慶寺靜、筠二禪師編集的《祖堂集》，是現存最早的一部禪宗史料總集，也是研究早期禪宗史和近代漢語最重要的資料之一。這部書在禪宗史和漢語史研究上的價值，可用三件事情來說明：其一，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花園大學在著名禪宗史和漢語史專家入矢義高、柳田聖山先生組織下，專門舉辦了持續十餘年的“《祖堂集》會讀班”。其二，爲便於對《祖堂集》的研究，柳田聖山和太田辰夫先生分別爲此書編撰了口語詞索引、逐字索引以及俗字譜。其三，截至目前，海內外出版《祖堂集》影印本、點校本和校注本多達十餘種。

正因爲《祖堂集》在漢語史特別是晚唐五代詞彙和語法研究上極有價值，近些年來以《祖堂集》語法、詞彙和俗字爲研究對象的碩、博士論文多達數十種，而以該書爲基本材料研究漢語史的論著更是數以百計。盡管如此，對於《祖堂集》一書我們仍有一些不甚了然的地方。這是因爲，一方面，《祖堂集》中俗字和疑難詞語甚多，沒有扎實的語文學功底和良好的語言學訓練，難以進行正確的字詞考釋；另一方面，該書很多語句禪意深奧，若無專門的佛學和禪宗學素養則往往令人不知所云。由此可見，《祖堂集》一書在字詞校勘、詞語考釋等方面仍有較大的研究空間。

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詹緒左教授近年來致力於《祖堂集》文獻語言研究，發表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禪籍詞語研究——以〈祖堂集〉爲主要考察對象》便是詹教授這方面成果的結晶。此書對《祖堂集》的詞語從校釋、探源和考論等方面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校勘細密，考訂精審，釋義允當，論述透闢，無疑是目前所見《祖堂集》詞語研究功力最深、水準最高的成果。我個人覺得，此書至少有以下三個創獲和貢獻。第一，通過各種比較方法，考釋了《祖堂集》以及其他禪籍和敦煌文獻中的大批俗字和疑難詞語。這些字詞或“字面生澀而義晦”，或“字面普通而義別”，但經作者考證和訓釋後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這是全書最見功力、至爲精彩之處。第二，從歷史詞彙學角度進行歷時比較，發掘出數百條迄今未被語文辭書或佛教詞典收錄的新詞、新義，

不僅對辭書編纂具有拾遺補缺、匡謬正俗的作用，亦為漢語詞彙史和語義演變研究提供了重要參照。第三，在方法上，作者將語文釋義和禪理剖析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對《祖堂集》與禪籍行業語的個案分析和系統考察，考釋出很多禪宗行業語和“待質”疑難詞語，為禪宗詞語研究探索出一條新路，對禪宗詞彙研究極具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

詹教授書稿既成，函囑筆者綴數語於卷首。我猜想，詹教授讓我作序可能是基於以下兩點考慮：一是因為筆者是皖籍語言學者，且跟包括詹教授在內的安師大語言學團隊稔熟；二是因為二十多年前我跟師兄顧之川先生合校過《祖堂集》，詹教授大約引我為“同道”。殊不知我們那本點校本純屬學生時代的習作，是筆者學術生涯中最為遺憾的“成果”。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出版的《祖堂集》影印本剛傳入國內。當時我和師兄正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鑒於當時國內尚無點校本，於是我們不自量力，做起點校《祖堂集》的工作來。其實以我當時的學力，根本就不具備點校《祖堂集》的能力，所以書中訛誤自不在少數。令我慚愧的是，詹教授在匡正現有校本點校失誤時幾乎未提拙校，其實詹教授指出的那些失誤很多也見於拙校。殊不知詹教授的手下留情越發讓我慚赧和不安。

總之，我個人認為，詹教授的這本《禪籍詞語研究——以〈祖堂集〉為主要考察對象》勝義紛紜、發明甚多，代表了《祖堂集》字詞校詁、詞語釋義乃至禪籍詞語研究的最高水準。我們期盼作者能以此為基礎，早日推出《祖堂集校注》和《祖堂集詞典》等後續成果。

吳福祥

2018年仲春於京城齊賢齋

目 錄

序

導言	1
一、《祖堂集》的整理與研究	1
二、《祖堂集》的語言研究	4
三、《祖堂集》詞語研究的方法	7
四、《祖堂集》詞語研究的價值	8
第一章 詞語考論（上）	14
一、詞語校釋	19
二、詞語溯源	102
第二章 詞語考論（下）	148
一、校注商略	148
二、校注補議	234
第三章 新詞新義例釋	280
一、新詞新義例釋（上）	280
二、新詞新義例釋（下）	340
第四章 詞語辨析	387
一、同詞異寫	387
二、同詞倒序	435
三、同素變換	448
第五章 禪籍行語研究	466
一、禪籍行語的鑒別	466
二、禪籍行語的來源	474
三、禪籍行語的理據	483
四、禪籍行語的俗化	489
五、禪籍行語的個案分析	492

第六章 禪籍行語系考	499
一、“鼻”系詞語	500
二、“眉”系詞語	507
三、“草”系詞語	515
四、“泥”系詞語	521
五、“牛”系詞語	525
六、“本心”詞語匯考	529
第七章 《祖堂集》的詞彙史價值	542
一、可正釋義之未確	543
二、可補義項之未賅	560
三、可補詞語之闕失	573
四、可補詞形之未備	591
五、可補充更早的語例	603
六、可提示詞語的來源	626
參考文獻	632
校釋詞語索引	643
後記	655

導 言

一、《祖堂集》的整理與研究

20 世紀 30 年代，陳寅恪在《燉煌劫餘錄》一書的序文中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陳寅恪，1980：236）今天看來，陳先生的這一斷言完全正確。因爲上個世紀，令中國學界爲之振奮的“新材料”確實不斷出現，並真的引領了“時代學術”的“新潮流”。起先是塵封千載、卻又飽經劫難的敦煌卷子的紛紛面世，藉此“新材料”研究“新問題”，敦煌學已蔚成顯學。後來則是“可與敦煌古籍媲美”的“《祖堂集》之重發現”（柳田聖山，1972：1），當它重返故土時，也旋即引起了我國學界的高度重視，不論是本體的禪宗研究，還是基礎性的語言研究，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氣象。

蘇聯學者謝·葉·雅洪托夫在《七至十三世紀的漢語書面語和口語》一文中根據變文和話本等有關材料的分析，認爲“理論上可以假定，唐代口語正好是上古漢語和近代漢語成分的均衡混合，處於周代的上古漢語和以話本爲代表的中古漢語的中間狀態”，並指出：“在這種情況下，佛教說教的文獻恐怕正確地反映了當時的口語。”（1986：61）而“《祖堂集》之重發現”，正從一個側面有力地印證了雅洪托夫的理論假設，它堪稱一部“正確地反映了當時的口語”的早期禪錄，用日本著名漢學家太田辰夫的話來說：“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此書是系統瞭解早期白話的唯一資料。”（1991：105）語言學界之所以格外重視《祖堂集》，主因當在於此。

我們今天看到的二十卷本《祖堂集》，是日本學者關野貞、小野玄妙於 1912 年從韓國慶尚道陝川郡伽耶山海印寺所藏高麗版《大藏經》藏外版的補版中發現的。至二三十年代，日本學者就開始了對《祖堂集》的研究。穴山孝道的《高麗版〈祖堂集〉與禪宗古典籍》（《東洋學苑》，第 2 輯，1933 年）就是這方面最早的論文之一。同年，小野玄妙主編的《佛書解說大辭典》列專條對其加以介紹，這也是最早介紹《祖堂集》的辭書之一。自 50

年代起，太田辰夫在其《中國語歷史文法》（江南書院，1958年；改訂版，朋友書店，1982年）一書中運用了很多《祖堂集》的語料，其《〈祖堂集〉口語語彙索引》（1962年；再版，朋友書店，1981年）收集了約2500條詞語，隨後又編著了《唐宋俗字譜——《祖堂集》之部》（汲古書院，1982年）。其於《漢語史通考》（1988年）中還專章設有“《祖堂集》語法概說”，這是他在1956年和1981年開講座課講義的基礎上全面補寫而成的，第一次比較系統地描寫了《祖堂集》中的語法現象。另外，柳田聖山在《祖堂集》的整理、研究上也卓有成就。他在50—70年代發表了一系列評介《祖堂集》的文章，諸如《〈祖堂集〉的資料價值》（《禪學研究》第44號，1953年）、《〈祖堂集〉本文研究（一）》（《禪學研究》第54號，1964年）、《〈祖堂集〉的故事1—22》（《禪文化》第51—82號，1969—1976年）等，對《祖堂集》的內容和語言作了較為全面、深入的考察，並注譯了《祖堂集》（中央公論社，1990年）。在其指導下，1972年，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據京都花園大學藏本出版了影印本《祖堂集》。同時，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出版了他所編的《〈祖堂集〉索引》（上、中、下冊；1980年、1982年、1984年）。另有衣川賢次、古賀英彥等學者在《祖堂集》的校理、訓注等方面也頗有成就。

中國學者則是於20世紀80年代初纔見到《祖堂集》，並開始對其進行整理和研究。1985年，劉堅在《近代漢語讀本》（下簡稱“劉校注本”）中率先輯選了《祖堂集》中的語錄片段，並輔以簡注。大陸和臺灣也先後有多家出版社根據《影印高麗大藏經·補遺II》（韓國東國大學校出版之影印本）或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的版本影印、點校了《祖堂集》。主要有：

- （1）1972年臺灣廣文書局影印出版了《祖堂集》，這是自《祖堂集》重新發現以來首次在中國出版發行。
- （2）1987年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了影印本《祖堂集》。
- （3）1993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將《祖堂集》影印出版，作為《中國佛教叢書》之一^①。
- （4）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將《祖堂集》影印出版，輯入《佛學名著叢刊》。
- （5）1994年臺灣《佛光大藏經·禪藏》第十六冊收入了《祖堂集》（下簡稱“臺藏本”），這是第一部點校本。
- （6）1996年岳麓書社出版了吳福祥、顧之川點校的《祖堂集》（下簡

^① 同年，中國藏學出版社、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也影印了《祖堂集》。

稱“岳麓本”)，這是第二部點校本。

(7) 200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張華點校的《祖堂集》簡體字本(下簡稱“中州本”)，這是第三部點校本。

(8) 2007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孫昌武、〔日〕衣川賢次、西口芳男點校的《祖堂集》(下簡稱“中華本”)，這是第四部點校本，也是迄今為止《祖堂集》整理中學術品質最高的一個版本。

(9) 200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張美蘭的《祖堂集校注》(下簡稱“商務本”)。

此外，199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劉堅、蔣紹愚主編的《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唐五代卷)(下簡稱“彙編本”)，其中點校了《祖堂集》中的部分章節；1996年出版了臺灣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的“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祖堂集》(葛兆光注譯，下簡稱“葛譯注本”)。

與此同時，一批整理、校勘方面的論文也相繼刊布，如梁天錫的《〈祖堂集〉通考——宋代麗僧補編早期佛教禪宗燈錄研究之一》(臺北，《宋旭軒教授八十榮壽論文集》，2000)、《〈祖堂集〉分考——宋代麗僧補編早期佛教禪宗燈錄研究之一》(《能仁學報》，2000(7))、《〈祖堂集〉續考——宋代麗僧補編早期佛教禪宗燈錄研究之一》(《能仁學報》，2000(8))，陳耀東、周敬敏的《〈祖堂集〉及其輯佚》(《文獻》2001年第1期)，文正義的《〈祖堂集〉與〈全唐詩〉的輯佚及補訂》(《覺群·學術論文集》，2002，第2輯)，張美蘭的《〈祖堂集〉俗字校錄勘誤》(《漢字的應用與傳播》，華語教學出版社，2000)、《高麗海印寺海東新開印版〈祖堂集〉校讀劄記》(《古漢語研究》2001年第3期)、《〈祖堂集〉文獻與點校》(《中國禪學》，2003，第2卷)，林麗的《岳麓本〈祖堂集〉校勘商榷》(《古籍整理》2004年卷下)，詹緒左、溫振興的《〈祖堂集〉卷一校讀記》(《黃海學術論壇》，2004，第4輯)，詹緒左的《〈祖堂集〉校讀劄記》(《漢字研究》，2005，第1輯)，譚偉的《〈祖堂集〉校點問題》(《西昌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詹緒左的《〈祖堂集〉校讀記》(《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詹緒左、何繼軍的《〈祖堂集〉校讀散記》(《中國禪學》，2006，第4卷)，詹緒左、何繼軍、葉建軍的《〈祖堂集〉校讀筆劄》(《安慶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向德珍的《〈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與〈祖堂集〉“淨修禪師讚”校錄》(《九州學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第10期)，孫昌武的《關於〈祖堂集〉的點校》(《書品》2008年第3期)，龍國富的《試論〈祖堂集〉前兩卷與後十八卷語言的時代差異》(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語言論集》編：《語言論集》，2008，第5輯)，陳尚君的《〈祖堂集〉與唐詩研究》(《漢

唐文學與文獻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詹緒左的《〈祖堂集〉標點錯誤舉隅》（《勵耘學刊》，2009，第1輯），周瑤的《孫昌武等點校〈祖堂集〉續貂》（《宗教學研究》2009年第3期），都興宙的《〈祖堂集〉校點補正》（《寧波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詹緒左、何繼軍的《〈祖堂集〉的文獻學價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9年第3期），康健的《中華本〈祖堂集〉校注正誤》（《宗教學研究》2011年第2期），李豔琴的《中華本〈祖堂集〉點校辨正》（《暨南學報》2011年第1期），張秀清的《〈祖堂集〉校記》（《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12年第6期）、《〈祖堂集〉校讀》（《現代語文》2013年第3期），詹緒左的《商務本〈祖堂集校注〉商補》（《漢語史研究集刊》，2013，第16輯）、《中華本〈祖堂集〉校點商補》（洪修平主編《佛教文化研究》，2016，第4輯）等。

一部禪籍，在一段並不算太長的時間內竟有如此多的影印本、點校本、校注本、選譯本以及點校、整理、輯佚方面的論文面世，可謂盛況空前。由此，也足見學界對這一“新材料”的高度重視。

二、《祖堂集》的語言研究

我國許多學者還從不同角度對《祖堂集》的語言進行了探討，出現了一批較有價值的論文和專著。這些論文主要是就《祖堂集》的語法和詞彙現象進行研究。在語法方面，專注於詞法研究的論文有：李思明的《〈祖堂集〉中能可助動詞“得、可、能、解”的異同》（《語文新論》，山西教育出版社，1983），曹廣順的《〈祖堂集〉中與語氣助詞有關的幾個助詞》（《語文研究》1986年第2期）、《〈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著”》（《中國語文》1986年第3期），常青的《〈祖堂集〉副詞“也”“亦”的共用現象》（《天津師大學報》1989年第1期），李崇興的《〈祖堂集〉中的助詞“去”》（《中國語文》1990年第1期），劉忠信的《〈祖堂集〉中的隱名代詞》（《江蘇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馮淑儀的《〈敦煌變文集〉和〈祖堂集〉的形容詞、副詞詞尾》（《語文研究》1994年第1期），馮春田的《試說〈祖堂集〉、〈景德傳燈錄〉“作摩（生）”與“怎麼（生）”之類詞語》（《俗語言研究》1996年第2期），陳寶勤的《〈祖堂集〉總括副詞研究》（《學術研究》2004年第2期），陳前瑞、張華的《從句尾“了”到詞尾“了”——〈祖堂集〉〈三朝北盟會編〉“了”用法的發展》（《語言教學與研究》2007年第3期），梁銀峰的《〈祖堂集〉介詞研究》（《語言研究集刊》，上

海辭書出版社，2009，第6輯），王華的《〈祖堂集〉的語氣詞系統》（《哈爾濱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年第3期）等。

專注於句法方面的論文主要有：伍華的《論〈祖堂集〉中以“不、否、無、摩”收尾的問句》（《中山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袁賓的《〈祖堂集〉被字句研究——兼論南北朝到宋元之間被字句的歷史發展和地域差異》（《中國語文》1989年第1期），李思明的《〈祖堂集〉中“得”字的考察》（《古漢語研究》1991年第3期），劉利的《〈祖堂集〉動詞補語管窺》（《徐州師院學報》1992年第3期），刁晏斌的《〈祖堂集〉正反問句探析》（《俗語言研究》1993年創刊號），孫錫信的《〈祖堂集〉中的疑問代詞》（《漢語歷史語法叢稿》，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①，王紹新的《〈祖堂集〉中的動量詞》（《課餘叢稿》，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張美蘭的《〈祖堂集〉選擇問句研究》（香港《中文學刊》2000年第2期），王景丹的《〈祖堂集〉中“將”字句研究》（《殷都學刊》2001年第4期），張美蘭的《〈祖堂集〉祈使句及其指令行為的語力級差》（《清華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從〈祖堂集〉問句看中古語法對其影響》（《語言科學》2003年第3期），林新年的《〈祖堂集〉“著”的語法化等級研究》（《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談〈祖堂集〉“動1+了+動2”格式中“了”的性質》（《古漢語研究》2004年第1期），向德珍的《〈祖堂集〉與唐五代前佛典特式判斷句比較研究》（《海南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祖堂集〉疑問判斷句研究》（《青海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葉建軍的《〈祖堂集〉中“是”字結構附加問》（《古漢語研究》2007年第2期）、《〈祖堂集〉中四種糅合句式》（《語言研究》2008年第1期），何繼軍的《〈祖堂集〉“其+N/NP”格式中“其”的功能及流變》（《古漢語研究》2011年第2期）。

在詞彙方面，大多是一些詞語考釋的成果，主要有：蔣紹愚的《〈祖堂集〉詞語試釋》（《中國語文》1985年第2期），呂幼夫的《〈祖堂集〉詞語選釋》（《遼寧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萬久富的《也釋“心造”》（《文教資料》1998年第6期），袁津琥的《〈祖堂集〉釋詞》（《古漢語研究》2001年第4期），譚偉的《〈祖堂集〉字詞考釋》（《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袁賓的《“囉囉哩”考（外五題）》（《中國禪學》，2002，第1卷）、《禪錄詞語“專甲”與“某專甲”源流考釋》（《中國語文》2005年第6期），袁津琥的《“祖祖”補議》（《辭書研究》2005年第4期），譚偉的《〈祖堂集〉語詞考釋》（《漢語史研究集刊》，2005，第7輯），詹緒左

① 該文最早刊載於上海市語文學會所編《語文叢刊》（2），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的《禪錄“本心”詞語匯考》（《黃海學術論壇》，2006，第8輯），畢慧玉的《論“許多”的成詞過程及時代——兼論〈祖堂集〉在其中的作用》（《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方廣錫的《〈祖堂集〉中的“西來意”》（《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詹緒左、何繼軍的《〈祖堂集〉詞彙學價值》（《勵耘學刊》，2007，第1輯），鞠彩萍的《〈祖堂集〉詞語訓釋》（《古籍整理》，2007，總第51期），詹緒左的《〈祖堂集〉詞語劄記》（《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張鑫鵬、康健的《〈祖堂集〉“索”義集釋》（《安康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詹緒左、崔達送的《禪宗文獻中的同義介詞“擗”“驀”“攔”》（《古漢語研究》2011年第3期），李豔琴的《從〈祖堂集〉看“叉手”一詞的確義及其他》（《寧夏大學學報》2011年第5期），張秀清的《“碗鳴”釋詁》（《齊齊哈爾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胡雪兒的《〈祖堂集〉之〈石霜和尚〉語詞考釋》（《語文學刊》2013年第4期），詹緒左、周正的《禪籍疑難詞語考四則》（《古漢語研究》2017年第2期）等。另外，江藍生、曹廣順編著的《唐五代語言詞典》（1998年），袁賓的《禪宗著作詞語匯釋》（1990年）、《禪宗詞典》（1994年）、《禪語譯注》（1999年），孫維張的《佛源語詞詞典》（2007年），袁賓等編著的《禪宗大詞典》（2010年），雷漢卿的《禪籍方俗詞研究》（2010年）等詞彙訓釋的專著中也考釋了許多《祖堂集》中的口語詞。

此外，還有一些論文將《祖堂集》詞彙、語法現象和方言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如張雙慶的《〈祖堂集〉所見泉州方言詞彙》（《第四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梅祖麟的《〈祖堂集〉的方言基礎和它的形成過程》（《中國語言學報》，1996年），林新年的《〈祖堂集〉“還（有）……也無”與閩南方言“有無”疑問句式》（《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溫靜的《〈祖堂集〉的“阿”“子”“生”詞綴在閩語中的保留》（《銅仁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等。

與此同時，學界還出版了幾部《祖堂集》語言研究的專著。主要有：張美蘭的《〈祖堂集〉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譚偉的《〈祖堂集〉文獻語言研究》（巴蜀書社，2005年），林新平的《〈祖堂集〉的動態助詞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于濤的《〈祖堂集〉祈使句研究》（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08年），葉建軍的《〈祖堂集〉疑問句研究》（中華書局，2010年），鞠彩萍的《〈祖堂集〉動詞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曹廣順、梁銀峰、龍國富的《〈祖堂集〉語法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田春來的《〈祖堂集〉介詞研究》（中華書局，2012年）。

相比之下，《祖堂集》的詞彙研究雖有一些成果，但研究的類型比較單

一，考釋的詞語較為零碎，研究的深度也欠不足，誤釋的詞語倒有不少。究其原因，一是禪籍語言的研究自來薄弱，歷史詞彙學留給我們的成果並不太多。而《祖堂集》本身又因“材料新”、涉及面廣，早先出版的幾部點校本又不太理想。這對詞語的研究顯然不利。二是《祖堂集》語言文白夾雜，“辭藻豐富”（李迺揚，1972：1），疑難詞語也著實太多。其中既有文字上的障礙（俗字太多），也有語言自身的障礙（不少口語詞既乏“書證”，也無“口證”），還有一些詞語則因含化著濃濃的禪意而讓人匪夷所思。在這“字障”“語障”“理障”的重重纏繞下，許多詞語幾乎讓人無從措手。日本的禪語言研究水平本來比我們高，起步也早，但只要看一看古賀英彥的《訓注祖堂集》（2003年，下簡稱“訓注本”），在並不太多的詞語“訓注”中，就對不少詞語表示困惑，足見其難度之大了。

三、《祖堂集》詞語研究的方法

關於方法，黑格爾有句名言：“方法並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內容的靈魂和概念。”（1980：437）意思是說內容決定方法的本身。《祖堂集》從體制上說屬燈錄體，書名《祖堂集》就含有祖師禪法代代相傳之意^①。書中首敘七佛，次敘西土、東土共三十三祖，然後按法嗣傳承世系分頭敘寫，共記246人，另有附傳而未載目錄者13人。對諸位佛祖與禪師的敘寫，主要包括生平行狀和機語作略兩部分，而以後者為詳。這種別具一格的編撰體制，決定了它與此前的許多佛典（如引《因果經》《本行經》等）、當時的一些碑文（書中23處標明某某“撰（製）碑文”）、禪錄（如引《寶林傳》《仰山行錄》等）、詩偈（全書計引詩偈345首）以及此後的不少燈錄保持著明顯的繼承關係。將這些材料聚攏來進行比照，既是文本校理的基礎，也是詞語研究的前提。因此，本書的研究方法就主要是比較法，即在歸納上述語言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比較，在比較的基礎上予以推勘和綜合。

比較作為一種方法論曾廣泛運用於語言研究，但“對於目前的近代漢語研究，比較法顯得特別重要”（袁賓，1992：38）。對本書而言，比較法

① 《漢語大詞典》“祖堂”條釋云：“佛教祀祖師之堂。”亦即禪宗供奉宗祖及歷代祖師遺像及牌位的地方。《祖堂集》中亦稱“祖師堂”“祖師之堂”。“臺藏本”《祖堂集題解》：“《祖堂集》，說明此書係將禪宗歷代諸祖依傍正、祖位次第，並及古今諸方法要，隨其源流系譜，分明有序，如昭穆之儀，編集而成，故名。”

主要應用於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同書中的上下文或前後章的相同語例進行比較；二是對不同典籍中相同記載的異文現象進行比較；三是對不同典籍中相同語例作源流上的比較；四是對一些相同詞語的通用義和行業語意進行比較；五是對相同詞語的意義類型進行比較；六是對相同詞語的書寫形式、詞序特點等進行比較。

這些比較將力求體現出語言學與文獻學研究的結合、歷時性與共時性研究的結合、宏觀性與微觀性研究的結合、內證法與外證法研究的結合、描寫分析與定量統計的結合。通過這些比較研究，將有助於我們勘定原典本身的一些訛誤，發現現有點校本中的某些疏失，也有利於我們發明一些新詞新義，解決某些疑難詞語，理清一些詞語的結構關係。同時還有益於我們在宏觀基礎上考察一組詞語的語意特徵和意義類型。

蔣冀騁在《近代漢語詞彙研究》一書中指出：“當前近代漢語詞彙研究的發展趨勢將是：（1）由單個零碎的語詞考釋走向同體裁書籍語詞和斷代語詞的研究；（2）由具體的考釋開始走向理論的歸納、規律的探求；（3）進一步加強溯源探流，特別注意與現代漢語詞彙作比較研究。”（1991：7）而這，也正是本書著力追求的目標。

四、《祖堂集》詞語研究的價值

有論者曾經指出（于谷，1995：44）：

語言學界對於唐宋時代口語詞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數十年來，有質量的訓釋專著和論文陸續面世，使我們對該時代的詞彙情況有了一定程度的瞭解。然而，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文化繁盛，方言複雜。一個歷史時代自有其極為豐富、數量極為龐大的口語詞。由此而論，已有的研究成果還是遠遠不夠的。還須利用多種文獻，進行不斷的探索。以前研究唐宋口語詞，大多利用詩詞、變文和筆記小說等作為基本材料，而由於種種原因，對於數量不少、價值很高的禪宗語錄則尚未充分利用，這是須要補做的一項重要工作。

本書之所以把《祖堂集》詞語作為研究對象，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補做”此項“重要工作”。雖然研究起來難度很大，但其價值不容低估。

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從宏觀的角度上說，作為一個時地相對確定的、經詳細解剖的樣本，《祖堂集》的詞語研究可以為漢語方言史、詞彙史、禪宗史提供新的材料和觀點。如鑒於目前學界對漢語史分期尚有較大的分歧，此項研究可為“近代漢語”這一分期的確立和時段的劃分提供一些新的依據。又如《祖堂集》是以帶有明顯的南方口語色彩的通語寫成的，與敦煌文獻所體現的西北方言恰可形成互補的研究格局，因此，對《祖堂集》與相關禪籍詞語作詳盡的描寫與分析，對漢語方言史的研究無疑大有裨益。而從微觀的角度來看，《祖堂集》的詞語研究既可以為內典，亦即佛典禪籍的研讀掃清一些語言上的障礙；同時也可以為研讀外典提供必要的語言學支持，如與敦煌文獻相對讀，就常會有助於解決其中的不少疑難詞語。下面試舉幾則實例予以說明。

闍王

龍女心親獻，闍王口自呈。護鵝人却活，黃雀意猶輕。（《景德傳燈錄》卷三〇丹霞和尚《翫珠吟》）

闍王，從字面上看，似指阿闍世王。佛在世時，他是摩竭陀國王舍城的統治者。初罪大惡極，後向佛懺悔，皈依佛門。然以口呈珠（“口自呈”）事未見載錄，“闍王”句就成了費解的句子^①。檢《祖堂集》卷四本章，此句錄作“蛇王口自傾”，《禪門諸祖師偈頌》卷下之上、《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二四、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卷中（法藏部分下）等亦作“蛇王”，如是，則句意豁然顯明。原來“闍”與“蛇”是同音借用^②，“蛇王”即大蛇。“闍（蛇）王”句用的是這樣的典故：隋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以藥封之，蛇乃能行，歲餘，蛇銜明珠以報之，謂之隋侯珠、明月珠。此見於《淮南子·覽冥訓》漢高誘注、晉干寶《搜神記》卷二〇等。這一句所用之典與下“黃雀”句所用之典合稱為“蛇雀之報”或“蛇珠雀環”。另外，“黃雀”句也有人認為不好理解^③，麻煩就出在“意”字上。但對照《祖堂集》，此句錄作“黃雀義猶輕”，《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所錄亦同。“義”表

① 段曉華《禪詩二百首》此句注云：“以口呈珠事未詳。”（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頁）；顧宏義《〈景德傳燈錄〉譯注》中即按“闍王”字面義注釋（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459頁）。

② 《生經》中有“蛇維”一詞，《法苑珠林》卷三一《潛遁篇》引作“闍維”。大正藏本《佛般泥洹經》卷下有“蛇維訖畢”句，宋、元、明本“蛇”作“闍”。

③ 段曉華《禪詩二百首》此句注云：“句意未詳。”（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頁）